

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，不能把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”和“中国特色社会学”等同起来：虽然两者都具有“中国特色”，但前者主要是以“社会主义”尤其是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社会为研究对象，而后者则是

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类型为研究对象。因此，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前者，但也需要后者，两者之间应该是相互促进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。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加以区分的。

开创中国社会学百花齐放新局面



景天魁
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

社会学是“多重范式”的学科，这是一大优势。社会学具有综合性，这是其一大特征。在开放的中国、开放的世界，社会学增强开放性是必然趋势。“多重”就不是“单一”；“综合”必以承认多样、多元为前提；开放就要突破狭隘的学术视野、封闭的学科边界，不以某一国家的“规范”为唯一标准或“正规”，不以必须与之“接轨”为导向。社会学的发展历史证明，单一化倾向、一国学术的强势扩张，不利于社会学的健康发展。马克思批判孔德的实证主义，甚至不接受“社会学”这个名称，他却成为社会学经典大师之一；涂尔干不赞成马克思，却对社会学作出了重要贡献；韦伯既反对马克思，也不赞成涂尔干，而创立了“理解的社会学”。三位经典大师并没有把社会学封闭起来，此后又出现了如结构主义社会学、现象学社会学等多种多样的社会学。社会学因多元而发展，因包容而繁荣。没

有听说德国社会学号召与法国社会学“接轨”，也没有听说英国社会学要求与法德社会学“接轨”。中国社会学的近现代史也没有证明“接轨”是社会学发展的坦途。交流互鉴才是学术发展的规律，以平等对话为原则的“会通”，才是学科发展的正道。

学术团队着力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”，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应有的学术担当。相信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富实践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，勇于探索，大胆创新，定能为社会学增添绚丽的智慧之花，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，共同开创百花齐放新局面。这对于构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，必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。

新的百家争鸣，是世纪之交费孝通先生的预言。他说，21世纪将进入“新的战国时代”，将围绕“创建人类道义新秩序”，展开“世界范围的大众对话”。中国在战国时代第一次百家争鸣中，创造了中华学术的高峰。正是在这个被梁启超赞为“全盛中之全盛”的“极盛时代”，荀子创立了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。在“新的战国时代”，随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，中国社会学必将呈现百花齐放的新局面，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，发出东方文明的最强音。

（责任编辑：杨 婷）